

第三卷 張小蓮

引

煙水散人曰：人皆逐豔，予獨重情。自非情深千古，豈能事豔一時。如蕭寺月下之逢，趙郎錦箋之寄，長生殿裡私誓金釵，蝴蝶夢中巧偷香粉，事固豔矣，而情猶未摯。故其始也，盟山誓海，原如菡萏蒂聯；及其終也，抱恨銜愁，已逐燕勞影散。豈能作同心松柏，亦安問去歲桃花。

又如借歌紈扇，倩賦長門，情既中乖，嗚呼云絕。此予不能忘情於白下之小蓮。既憐同調，竊酣紅夢綠之娛；必協于飛，得弄粉畫眉之趣。意綢繆而莫忘，不致為郎憔悴；心宛轉而熟計，無煩與我周旋。遂使依桐作語，空解相思，而托葉為媒，不能專美。事固豔矣，情亦深矣。而風流蘊藉，調絕千秋，不幾於此。又起多情之癡夢，迷雅士之芳心者哉！

誰云蹇修未倩，美璧生疵。豈知伉儷仍諧，明珠自潔。遂使我興酣落筆之際，恍惚杏臉流光，芳徽入握。若非黃鸝聲在我窗畔，則幽魂栩栩欲逐南華而化矣！乃為之歌曰：

牡丹開兮月流光，懷美人兮莫能忘，

舒我毫兮垂爾芳。

集張小蓮為第三。

萬曆丙辰歲，吳江有張麗貞者，一名德貞，有美色，工詩詞，年方及笄。嘗隨父之田麥城，寓居掾舍，為婢女所誘，誤奔匪人。事覺，其父執送有司。既陷獄，深自怨悔，乃敘其悲思云：

悔此宵一念之差，嘔心有血；致今日終身之誤，剝面無皮。還顧影以自憐，更書空而獨語。妾本吳江望族，曾解披章。閨閣幽姿，未聞窺戶。北堂恩重，瑯函深貯掌中珠；南浦春明，金屋周遮機上錦。況值髫年二八，忍忘律戒三千。夫何隨父田麥城，寄居掾舍。溺女奴之長舌，來奸套之籠頭。謾誇國士之才，計諧占風；忘數家嚴之慝，悔擬乘龍。伊既曲敘其悲思，儂亦頓深其怨慕。自謂知書識禮，不妨反經為權。掩張倩之紅顏，重門夜出；攜卓文之綠綺，永巷宵徵。天明而至荒郊，日暮而棲別館。一朝消息漏，道傍笑破朱唇；三尺典章嚴，堂上嗔生鐵面。雷霆劈開鬼膽，冰鑿照出妖形。為訪婚姻，並非媒妁；所圖燕婉，竟是人奴。方知假假真真，神呆半晌；已悟生生世世，罪大彌天。延息以入囹圄，撫心而傷塵土。淒涼夜析坐來，牆角鬼燐寒；憔悴春華睡起，夢中鄉路杳。青草黃泥，畢冤魂於今日；白雲紅樹，見慈母以何年。感哀衣之已舊，哭手線之猶新。嗚呼！碩鼠拖腸，蜣螂化羽。倘青蘋之得薦，尚白圭之可磨。已決策於外黃，世無張耳；誰錄瑕於上蔡，人是季心。已矣！蛾眉淹然蟻命，圖再新而不得，伏九死以何辭？溫訴衷腸，十首怨題留客邸；可憐骨肉，一緘情淚寄吾家。

其一 從賊

開盡鶯花燕亦愁，可憐百舌惱枝頭。

春魂自是隨風散，亂逐流紅出御溝。

其二 東門道上

紅幕遮欄幾許年，避人不省出門前。

雙鴛一夜銀塘路，蘭路生秋復自憐。

其三 自悔

為燕釵頭鈿子黃，翠翹斜護晚來妝。

桃源路曲花陰黑，錯道漁郎是阮郎。

其四 人幽怨王滿

粉香無復滲梨腮，破屋陰陰鎖不開。

姊自作愁愁縛住，兒家卻為阿誰來。

其五 自怨

紅死燈花睡亦蘇，卻羞殘夢到冰壺。

百年身世成何事，夜夜城頭哭鷓鴣。

寄大父書

阿父嗔兒，定殺兒矣。夫私奔，醜行也，為門戶羞，死何辭哉！父耶母耶，殺之良是。恨兒年少，巧言之徒，煽人從賊，情更可悲耳！啜其泣矣，噬臍何及。倘得歸死先人墓，百年後魂傍阿翁，實罪人之大幸也。山川渺隔，阿翁乎來何時！

予謂麗貞，固深於情者也。惜其識見不及卓氏，以致誤奔匪人。今觀其獄中自敘，並怨題五首，故饒文人之致，且其言曰：「反經為權」，亦豈漫無卓識？若謂忠臣不事二君，而管仲何以見收於夫子。昔蔡文姬初適衛仲道，中辱於沙漠，購歸而嫁董祀，律之以節，不幾遺臭哉。乃范蔚宗傳列女，津津稱述。夫亦惜其才，而深悲其遇。有心人另具一識賞，第難與道學言耳！

然則而貞事，亦未免傷於不幸，而其才固不容泯沒矣！周禮中春之月令，會男女於是時也，奔者不禁。先王制禮，緣乎人情。予是以深原其誤，而憫其癡。但其始末，傳聞各異。故不及備次其事，而姑掛漏書之。

自麗貞後十餘年，而復有金陵張小蓮，其情其才，與貞相似。而其卓識，則不在文君下。裔出簪纓，其父張某，亦居顯僚。當丁巳歲，小蓮已年十八。容色倩麗，則有遠山眉；詩詞雋逸，則有柳絮句。加以鍾情特至，素性憐才，故張公愛同掌珠。而雀屏久設，罕有中其選者。然年已及時，未免因花惹恨，為柳牽愁，而眉際間時時鎖綠。嘗於春暮，賦得《如夢令》一詞云：

鶯囀欲留春住，儂意只催春去。何事為春來，添得許多

愁句。無緒。無緒。又是撲簾飛絮。

小蓮性愛妝飾，每自雲鬟梳就，而以雙鏡細照，稍有一絲亂髮，必呼侍婢分理刷光。最厭脂粉，嘗謂詩曰：（天兒眉）才名

色，以生成為妙，潔淨為雅。若必待濃塗淡抹，而後見美，其與市肆中泥美人何異？」

又極愛黃鸝聲，每自曉起，一聞間關巧囀，即青絲未理，寶鴨香寒，亦必潛往佇聽。嘗作《聽鶯》詩十首，姑摘其二於左。其一云：

欲把鶯聲覓，鶯聲何處啼。
乍來楊柳上，轉到杏花西。
覓友含情重，拋梭向晚低。
翻綰春思切，幾度為君迷。

其二

欲把鶯聲覓，鶯聲何處嬌。
弄紅香影散，翻綠曉煙銷。
宛宛如調徵，嚶嚶欲徙喬。
夢回春院靜，賴爾伴無聊。

其所居宅後，構一小園。頗有蓮池、菊徑、月榭、藥欄之勝。又有一樓，名曰「倚雲」，其鄰左高樓相接。自樓側廊下，轉出小軒。軒外環繞翠竹，由竹徑而至北垣，即後扉也。

其鄰左高樓者，係朱氏之宅。朱亦宦族，其子名正色，表字匪紫，年將弱冠矣。聘妻韓氏，未婚而韓亡。其父嘗倩媒妁，求親於張公。公以朱生援例入監，素無文譽，意甚輕薄之，故卻而不允。

忽一日，朱生晉謁，以《溪上落花詩》請教。公留坐，細談，觀其所作，頗覺新麗可愛。遂稱羨曰：「忝在壁鄰，豈知吾兄卻有如此妙手，老夫向有《文君濯錦》一題，擬詠未就，輒欲相煩珠玉，尚肯賜教否？」

朱生索取筆硯，不假思忖，立時揮就，公益器重之。

方生之入謁也，適值小蓮立於屏後。窺見生之姿宇如玉，談吐從容，退謂愛婢雲娥曰：「孰謂朱郎年少無文？吾觀其風流韻度，詩思泉湧，真才子也。」

自此小蓮屬意於生。而以一垣睽隔，難通悃幅。

於時三月下旬，樓前牡丹比往年倍加豔發。小蓮素有花癖，而於牡丹尤甚。遂移臥榻於樓，止令乳媪並云娥為伴。

一夜，溶溶月色，花霧空蒙，將及二鼓，小蓮猶倚畫欄，擬作《牡丹詩》。忽聞隔樓朱生朗詠云：

豔奪天姿洵有情，紅闌深護粉痕輕。

三千漢媛誰如爾，九十春光獨擅名。

朱生甫吟四句，欲續後聯，而苦思未得，只管吟哦不已。小蓮味其所詠，亦為牡丹而賦，不勝技癢，乃低聲續和云：

霞臉最宜明月襯，霓裳應挹露華清。

從來京洛多佳種，莫與尋常一例評。

原來朱生亦酷慕小蓮之美，知其連夕在樓，故特借牡丹為題，而實欲以詩挑動。小蓮亦解其意，而注念已久，故即續和完篇。雖以粉垣高隔，不能窺視，而吟詠之聲，亦頗聽得仔細。

次日曉妝初罷，雲娥自線鋪中買線而回，袖中取出一緘，曰：「隔壁趙婆適於門口遇見，特以此緘央我送與小姐。」及轉身時，又云：「內有機密事情，必須悄遞為妙。」

小蓮已喻其意，即拆而視之，乃是空箋一幅。細觀箋後，另有寸楷楷書細字一行，云：

偶詠名花愧未工，忽聞佳句和牆東。

匆匆特托青鸞謝，一幅空箋意萬重。

小蓮雖有婢，而所喜惟一云娥。每令其買取針線簪珥之物，不時出到門首。朱生詢知其詳，故囑管門媪趙婆以緘傳遞。小蓮哦詠數四，惻然動念，將欲以詩為報，而猶豫未果。

一日早起，方欲臨鏡靚妝，忽見雲娥以目偷送，小蓮會意，呼與登樓而問之，又出一箋，曰：「此亦趙媪所寄也。」展開一看，仍是七言絕名，其待曰：

重門消息杳無傳，惆悵鶯啼日暮天。

幽思難憑鸚鵡說，滿懷春怨在花箋。

小蓮看畢，徐謂雲娥曰：「朱郎才貌，我固憐之。然堂有嚴親，身無彩翼，何得屢以淫詞傳寄，設有漏泄，能無懼乎！今後汝見趙媪，當力為拒絕，而不可更受其囑也。」

雲娥曰：「彼係公子腹心，妾為小姐手足，兩相謹慎，奚防漏泄之虞？然欲回絕那生，必得小姐數字，不然妾雖推拒，恐未能斷絕其意也。」小蓮沉吟半晌曰：「汝言良是。」遂書絕句一章云：

珠履曾無草色侵，春風長閉繡簾深。

劉郎何事頻傳怨，錯認無心作有心。

詩去數日，朱生復以珠玉厚賂雲娥，乃賦《浪淘沙》一詞，托今持送小蓮云：

凝想畫樓中，人倚東風。盡傳嬌小勝芙蓉。夢裡無憑空繞遍，十二巫峰。花落晚煙空，無日相逢。再煩青羽訴愁哀。莫把相思孤負我，滿箇啼紅。

小蓮悵然歎息曰：「古為遴美相從，憐才訂偶，前以私期，後成正匹者，亦往往有之。顧今重門杳隔，耳目眾多，設或一涉莠言，身名交敗。何朱郎不能相諒，而乃寄怨之深也！」遂以白綾帕繡詩一絕，以答朱生曰：

欲圖相見渾難見，欲罷相思卻又思。

只恐相思無了日，特拈愁句倩郎知。

自後怨詞恨什，不時傳寄，兩下相思愈熾，雖則魚雁時通，只恨佳期無日耳！

無何，又是牛織相逢之夕，小蓮臨風長歎曰：「嗟乎！天上雙星，猶有一年一會。而何人間之寂寞，長如此也。」既而許婚離嘆

曰：「夫人命請小姐，巧筵完備，已設在中庭矣。」

小蓮愀然曰：「汝等既知我病纏綿，不勝風露，即應回復夫人，何必又來相喚。」

及群婢退去，四顧寂然，遂又歎曰：「巧不如拙，我既命薄如斯，又何必更向天孫乞耶！但不知朱郎此時意況何如，可能為我而有銀河路隔之悲乎？」

正在躊躇歎息，雲娥悄然潛步而至，曰：「早間趙嫗又以一禮付來，因值小姐熟睡未起，鎖在鏡箱之內。試於燈下取出一看，以便回復那生。」

小蓮即時開箱取簡，展而視之，其書曰：

今夕何夕，又是靈鵲填橋，天孫歡會時也。何獨卿與鄙人，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。孤窗抱影，傷如之何！日來病體愈深，人事俱廢。不知卿可見憐，而能設計，使儂得一親近仙容否？不然，秋風一起，白雲紅葉，更是銷魂時也。特煩毛穎代叩妝臺，拳切拳切。

小蓮覽畢，憮然泣下曰：「朱郎，朱郎，何猶未諒妾心？」闔戶挑燈，以草回啟云：

天上相逢，人間寂寞。此心耿耿，唯有淚沾衣耳。妾性最喜妝裏，雖在病中，未嘗草草。今自數月以來，首如飛蓬。豈無膏沐，誰適為容哉？乃來札云云，似未深諒。家嚴閨範，君所知也。世無古押衙，使妾何以為計？若獲天從人願，則機會自生；設有不然，子但索我於冥漠間耳！扶病挑燈，匆匆草復。惟希清照。不一。

是夕之後，小蓮即臥榻不起。其體似熱非熱，稍進飲食，即時嘔吐。每每延醫看治，猜擬不一。及以湯藥進，輒傾擲於地曰：「我病豈藥石所能愈乎！」

親戚中有來問者，即瞋目怒叱諸婢曰：「我頭目煩眩，惡聞人聲。汝等疾去辭謝，不必進房也。」惟雲娥至，則與抱頭密語，或時歎息不已，淚如雨下。

其時新到府尹與張公同年至契，公乃擇日具宴相款，雲娥即為小蓮設策曰：「是夜男婦俱有執事，則後房必然空寂，可於早間約定那生。將至更闌時候，妾與乳嫗只推伴侍小姐，妾守中門，乳嫗疾往後扉，把那生引入，藏匿內房。小姐又推以厭聞嘈雜，驅出群婢。日間飲食，妾與乳嫗多取分啖，則好事可諧。而經旬累夕，亦可以無患矣！」

小蓮點首曰：「此事猶恐不穩。若或可為，汝其慎之。」

及備宴之夕，合家男婦果在廳前灶下，紛紜往來，而朱生遂得以乘間竊入。

雲娥乃馳告夫人曰：「小姐今夜覺暫安穩，即令雲等掩幃寢息，以圖一晌安眠。唯恐夫人處有甚使喚，所以特來稟復。」

夫人喜曰：「若思靜臥，疾便可癒。此間支應有人，妝與乳嫗自行伴睡可也。」

是夕乃中秋前三日，明月溶溶，幽輝滿榻。朱生喜若遇仙，小蓮疾已全去，而綢繆徹夜，其歡戀可知也。因值房幃深邃，又與夫人臥榻前後各別，所以一住旬餘。日則掩幃潛跡，夕則並枕同衾。嬌含豔蕊，已為浪蝶偷香；豔綻櫻桃，悉任狂蜂採蕊。而洞房之雅趣，人間之樂事，無逾此矣！

一夕，歡狎之後，小蓮泣謂朱生曰：「妾以重郎才貌，遂涉私期。然此身一失，斷無別歸之理，必須謀劃成姻，以完妾行。毋使蒲東有抱恨之鶯，琴臺起白頭之歎可也。」

朱生曰：「蒙卿厚愛，沒齒難忘。設有負心，死於非命。」

小蓮曰：「子今回去，事當若何？」朱生曰：「即托媒氏，再以姻事力懇於尊君。設或仍前不許，又當勉力圖謀。成則並首百年，不成則付之以死。」小蓮謝曰：「君能如此，妾可以無憾矣。」

自此又經信宿，始得乘便，仍於後扉送出。朱生既回，感憶幽歡，癡迷竟日。乃賦詩托謝曰：

夢入神仙境，紗窗月色涼。

娟娟殊粉黛，款款效鴛鴦。

嫩質疑無骨，柔肌信有香。

還憐歡易散，何日更徊翔。

小蓮見詩，微微含笑，亦酬以絕句一章云：

郎心妾意兩相堅，誓作鴛鴦交頸眠。

若得西風憐錦翼，一雙飛去渚蘭邊。

朱生乃覓張之至戚，許以厚賂，而托其力懇於公。公性素耿介，每事堅持初意，而莫能挽回。

無何，公以前任事發，有旨逮問。而南都塚宰某公者，公之座師也，熟知公以非罪被誣，乃為具疏辯解，始蒙優詔獲免。

小蓮疾令雲娥以寸楮密報朱生，曰：「君但懇得塚宰某公，轉致家嚴，則姻事立妥。因家嚴感激其恩，方欲圖報耳？」朱生大喜曰：「塚宰公，予祖之相厚同年也，與吾父亦最契密。有此機會，事必諧矣！」

及公以幣帛往謝某公，某公笑曰：「盛惠決不敢領，惟年姪朱匪紫年將弱冠，尚未議姻，若肯以令愛字彼，願執斧柯。」

公唯唯曰：「若他人言，決難聽從，今辱恩師鼎諭，敢不遵命。」

然公雖允，心實怏怏，歸而歎息不已。呼謂小蓮曰：「吾以年及耳順，止汝一人，思欲得一佳士以配汝。豈料朱生又托某公作伐，使我誼不可辭，業已許彼矣！由汝命薄，毋咎吾之孟浪也。」

小蓮喜極，即歸臥內，作書以報朱生曰：

下妾齒在笄年，性耽柔翰。所以蘭膏繼晷，覓五字以凝思；鴛錦停梭，攬一編而沉誦。雖南陌有花，恒絕踏青之躅；西樓見月，長慵弄酒之觴。而心匪懷春，志存梅素也。夫何君以詩投，妾從屏覘。牡丹月下，欣聞白雪之哦；宋玉樓東，慚次錦貂之續。遂致即有綠綺之挑，妾無白水之拒。而為婢媵所誘，頓涉私期。心實慚惶，顏多腩腆。雖辱誓盟繾綣，安知嚴命從違。而靜言思之，未嘗不流汗浹背也。

茲幸冰方鼎重，仰沾少傅之休；椿諾恩深，俯愜桃夭之願。遂獲明侍巾櫛，掩護私愆。而了卻相思，莫寄青鸞之帛；永諧好合，奚牽繡幕之絲。所以遍報佳音，顛俟早輪白璧。惟郎垂鑒，慰我斯心。臨楮不勝欣慶之至。

朱生得書，即時擇吉，整備納聘。而婚期即訂於明歲仲春，公已允議矣。

未幾，公獲遷，除按察司廉使，出鎮建南。救命嚴速，擬於春初蒞任。公以去家迢遠，而膝前只有一女，若于歸後，豈能攜往任所？況朱生亦不能遠出，遂議停止，且俟任滿而歸，另行選吉。

朱生聞而駭然，莫知為計。仍欲懇於某公，某公方值抱病。守候旬餘，始獲一書，而公已啟行二日矣。

朱生惘惘如喪魂魄，至晚忽聞報曰：「公以風阻，猶未起程。」生乃遣使星夜到船投遞。

公接書啟，視書內備云：「女大須嫁，既已訂期，何必更議」等語。公猶豫未決，以問夫人。

夫人曰：「某公既爾力懇，女兒亦以路遠不服水土為憂，況屆吉期止差二日，何不令彼即於舟中娶去，亦省卻爾我暮年一事。」

公不得已，乃令人到家送過奩具，至期迎娶合巹畢，即買舟同送，直至百里之外而歸。

彼此柳眉晨畫，玉盞宵斟。或以新詠聯裁，或以鳳簫吹和。雖鴛鴦之在蘭浦，翡翠之在雲衢，無以喻其婉變相洽之意也。嘗以閨中即物為豔體詩，各賦五絕。先是小蓮詩云：

纖影差差掛夕陽，美人欲卷恨偏長。

瑤階莫道春風隔，時透寒梅一縷香。

上珠簾

新裁綉縠覆牙牀，幾度停針未敢忙。

若愛鴛鴦奴自繡，要描梅蕊只憑郎。

上紗帳

清光圓滿似蟾蜍，日照雲鬟仔細梳。

妾面何如郎面白，更煩分辨莫模糊。

上菱花

拂拭香奩絕點塵，調脂掃黛日相親。

妾家夫婿同張敞，玉鏡常羞說太真。

上鏡臺

皎潔新裁似月圓，時因撲蝶向花邊。

郎懷出入恩長在，豈逐秋風歎棄捐。

上紈扇

朱生亦分賦五絕云：

欲從繡榻效鴛鴦，翠幌先焚百和香。

儂不放卿卿戀我，日高猶懶著衣裳。

上合歡牀

孔雀雙棲軟玉屏，避風豈止護銀燈。

只愁醉舞嬌無力，留待佳人倦後憑。

上玉屏

啼鶯催喚踏青忙，親剪紅羅向綺窗。

鳳頭不滿三分闊，猶把鴛鴦繡一雙。

上紅繡鞋

杜若青青花遍開，尋芳擬欲到樓臺。

卻嫌女伴皆羅綺，翠袖須從新樣裁。

上春衫

兩幅蛟鮪剪頂圓，橫長三尺白綾鮮。

並頭只把蓮花繡，為怕郎從足後眠。

上繡枕

更有宮詞一百首，備極新豔，而原稿散失，無從傳錄。先是朱生家亦有牡丹一本，其色淺紅，即今所謂「玉樓春」也。每歲吐花不滿百朵，至是一枝抽出數莖，其花繁衍，遂有數百，而大如盂盞，色變深紅。

每至穠豔之際，生與小蓮設茵席於傍，賞玩竟日，至夜亦留連不忍去。嘗以紫錦作幔，以五色綉為球，繫於枝上。又覓松蘿及陽羨茶，煮以清泉，時時設供，及花謝則歎惋累日。

朱生又有山水癖，每欲出遊，則與小蓮偕往。所到之處，必綴題詠。而小蓮年將三十，其美豔綽約，猶似十六七歲時。其肌體凝香，時作蘭花氣。生家故多美婢，若在蓮傍，便覺形穢，故生終身不置一妾。

忽一夕，小蓮夢一仙女珠冠霞帔，乘彩鳳而下，笑謂蓮曰：「天下將亂，子何尚留塵世。明日中午，吾在海山候子，無相忘也。」

及曉述以告生，生愕然曰：「吾夢亦如是，豈爾我命該絕於今日耶！」

遂呼侍婢具湯沐浴，將至中午，果同時無疾而卒。生年四十，小蓮僅三十九耳。遺命葬於牡丹花下，家人不敢違，遂為營葬。

自後每歲牡丹開時，明月之下，家人往往窺見生與小蓮攜手立於花底。或微聞笑詠之聲，至曉則見蒼苔上一巨一小足跡宛然，而花色則又繁豔無比。至五年後，遂有鼎革之變，而牡丹忽即枯死，生與小蓮亦無復現形矣。

